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一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

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郾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少破不必用謀

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筭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竊其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

非遂知天意所謂冀萬於一

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嘑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人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凡千古下猶使人汗下者必名言也

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亾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

不得已 無敵終 必不終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有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時眞定王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揚甥郭氏爲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

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吳漢以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念所以諭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光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謗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从此降人本是偷賊無亦仇斗

光武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勑令降者各歸本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

惡標點
極

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
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
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
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
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
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

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

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

孔明之待孟獲出此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

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爾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爾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人守城中百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華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郯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休帝勅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

等以責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剡帝讓之曰間欲先赴剡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剡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責休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

周亞夫之後一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後漢删从諸將弇顔快人意

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亾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洶懼費敢悉衆亾歸張步弇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

此引衆人所識也

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亾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搶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

只足疲勞之耳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親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

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

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旣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人據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

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一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忸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七武賁過于諸將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亾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

非真主不能爲害

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粮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穎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徃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鉤船足良法以易焚之也却被反費不可不知

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行浮橋、而攢柱者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
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
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
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
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難卒
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公孫述　　　　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

岑兵迎其虛恃故古今破蜀皆多由間道

謁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逕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郡邑後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人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

天兵尚副被以師報敵漢將前之成敗敗然後皆盡天命

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十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臧宮與吳漢會於成都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亾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亾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勑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屬官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俱光武

武備志卷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二終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其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自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

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
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
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
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心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超亦壯士哉然當是時漢威德最著故順風而呼耳志勝可尚而機會非難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

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

遣三百
人本以
平陷衛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俱明帝

隴西太守張紆征羌羌屢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

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驅羣胡妻子内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内我妻子乃是

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章行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佯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犇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俁

和帝

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黄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

三科甚奇

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爲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

此時馬價甚貴

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卽二十人共一馬之意

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
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
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
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
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亾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倶

安帝

侍御史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歳餘不克帝召一
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赴
之李固駁曰荊楊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帝計趙充國論軍衆太多以此既之漢法如是可惟也

評閱者不可不兩則言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鬪、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
效州郡可任之險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
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目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
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
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
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漢威亦著矣

以屬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民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俱順帝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一屯多獲珎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

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
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
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
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
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
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
平之、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僞退設伏虜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俱桓帝

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蹲踞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討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
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
不暫安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帝許之頻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
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頻乃令
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於左
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
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
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

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中藏府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

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塚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傷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殄滅山寇之法可法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犇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

虜乃覺之潁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潁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潁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刑法

垂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犇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儁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千古不易之論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故所嚮輒捷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超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人徵

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亦非粗

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愼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愼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愼不從章遂反斷愼運道愼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

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巳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

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此對表尚有名亡氣象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

徙治止是扼北來路爲第一要

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鎭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

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因說馥舉冀州以讓紹馥性恇怯然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節韓信登壇孔明出廬數語乃操圖霸之本也爲得不刻木而哭之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議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内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宮乃料布可縱横一時

時事之變此亦縱横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兗州牧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宫欲自將取東阿又

使汎嶷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汎嶷、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

相擊將
亦有略

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日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人不可以無佐良之錯印昱之之留家俱繫腳者也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此語更妙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宫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

尤妙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

朱治乃開吳第一功臣人不關也

諸縣布東冉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悅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拔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得江東之本

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伍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月之閒四面雲集得

要著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拔之勳窮

蹙遂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魏定兆
紫關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蠃。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

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决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

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
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
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衆
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
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
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
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
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直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古今一智人也

高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

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抜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操豈愚人何自愚也

紹之敗失此着耳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

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

士之多也

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巳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内、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

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爲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

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縛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

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闇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
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
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
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
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
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
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
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
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為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殭、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